《庄子》形容词配价研究的理论基础及方法

甘斐哲，彭再新①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根据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下位分类和配价研究的理论，我们把《庄子》730个形容词从意义和语法两个方面分为四个大类七个小类。《庄子》形容词一价形容词的基本句式是"S + PA"；二价形容词的基本句式有三种：(1) N_1 + A + 於(乎、若、如) + N_2；(2) N_1 + A + N_2；(3) N_1 + A + Q

[关键词] 《庄子》； 形容词； 配价理论； 句式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5-0076-05

《庄子》语言汪洋恣肆，表现力、感染力极强。生动、丰富多彩的形容词形造就了《庄子》诗化的语言风格，营造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审美世界，使《庄子》既有散文的磅礴恣肆，又不失韵文的整齐流畅，因而其语言很有特色，有重要的语料价值。经考察《庄子》共有730个形容词，总数远远超过先秦其他典籍；其中419个状态形容词中大部分是带词尾或重叠的，形容词词尾也很丰富，有"然、乎、焉、若"等；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复杂化，可以充当各种句子成分。对《庄子》形容词全面深入的进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解庄读庄。同时形容词和动词历来合称为谓词，是汉语构句的核心成分，对形容词的研究可带动对整个句子组成成分的研究。

一 《庄子》形容词配价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现代汉语形容词配价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形成了第二个高潮。①奥田宽(1982)以"N_1 + N_2 + AP"句式为考察对象，对现代汉语形容词配价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刘丹青、谭景春、张国宪、周国光等对形容词配价作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张国宪的研究代表国内目前关于形容词配价研究的最高水平。他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

1、他对配价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他确定了汉语形容词的配价方法：配价是由必有补足语和可有补足语共同决定的，可用消元法来确定补足语的多少，即删去某一构句成分看留下的句子结构是否符合语法。

2、他从语义角度对形容词的配价进行刻画，将"格"的理论溶入了研究中。如他研究单价形容词有七种语义配置格式。[1]双价形容词有九种语义配置式和语义表达式。[2]三价形容词的语义配置式和表达式是：

P(当事，对象) 比较(某人/某物 与 某人/某物 偏差)[3]

3、他给出了现代汉语每一价类形容词的形式标准。一价(也叫单价)形容词的通用句型是：(1) a + A (其中a指必有补足语，A代表形容词)。

非通用句型有三种：

(2) F + a + A(F为自由说明语)

(3) A + a

(4) F + A + a

二价形容词的句型结构也有三种：

(1) N_1 + 对 + N_2 + A (其中N_1、N_2是名词性的补足语)

(2) 对 + N_2 + A + N_1

(3) N_1 + A + 的 + N_2

三价形容词的典型结构式有两种：

(1) N_1 + A + N_2 + Q(Q表示数量短语)

(2) N_1 + PN_2 + A + Q(PN_2表示介词结构)

现代汉语形容词配价语法研究为我们研究古代汉语形容词提供了理论指导，给古汉语语法研究带来了创新的思维和方法。我们借鉴张国宪形容词配价研究的方法在《庄子》形容词研究中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

(二)形容词配价分类

配价分类就是按照与形容词同现的强制性名词性成分的数目来分类。奥田宽首先给汉语形容词进行配价分类，分为两类：一价形容词和二价形容词。[3]张国宪把现代汉语形容词分为一价、二价、三价三类，并系统论证了各价形容词语

[收稿日期] 2008-05-2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编号07C667)
[作者简介] 甘斐哲(1967-)，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①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义上的特点和句法结构的选择。形容词的配价研究不仅从语义上对形容词作了更细致的分类，同时也描写了每一价类形容词的形式标志，揭示了形容词配价和形容词谓语句句型的关系，从而使形容词的分类走上了语义和句法相结合的道路。

上述形容词的下位分类主要是针对现代汉语而言。对于古代汉语形容词，只有马建忠、王大年、刘景农等少数学者对古汉语形容词分了类：《马氏文通》分为“象静”和“滋静”两大类，[4]数词归入“滋静”显然是不合理的；王大年分为性质形容词、形状形容词、象声词三类；[5]刘景农分为表形状和表性质两大类。[6]更多学者只是笼统地谈形容词的语法特征，还没有学者进行配价分类。

二　《庄子》形容词配价研究的方法

（一）《庄子》形容词配价语法研究的总体原则

以语法功能标准为主，同时也兼顾意义标准，我们确认在句子中占据谓语、定语和状语等句法成分的位置，表示事物性质、状态、颜色等特征的词就是形容词。我们根据它们不同的语法功能和语义特点对这些形容词进行细致的分类，并且对各类形容词的语义、语法特点及其所构成的形容词谓语句句式特点作详细的描述。我们的研究方法是：（1）首先考察研究每一个形容词的实际用例，然后根据形容词之间共同的语义语法特点，对它们进行分类。（2）重点研究形容词作谓语所构成的句型，以此来考察形容词的语法特点。（3）尽可能将各价形容词的句型及其结构特点语义类型进行穷尽性描写，揭示先秦时期形容词配价规律。

（二）《庄子》形容词价类的确定

1、确定形容词价类的基本句式

1）一价形容词是指能进入形容词作谓语的“S + PA”②基本句型的形容词。

《庄子》绝大多数形容词能进入这一格式，而且由于形容词作谓语与作定语具有一致性，所以能进入“A + a”（a 代表必有补足语）格式的也是一价形容词。如：

（1）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大宗师》

（2）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盗跖》

例（1）“长”作“子之年”的谓语，例（2）“长”作“子”的定语。它们各有一个名词性必有补足语与之同现，因而“长”是一价形容词。

另外，大部分带有“然、乎、若”词尾的形容词，它们虽然在《庄子》中只作了状语，没有作谓语，但从语义上来说它们是描述主语的情态的。因此主语应是这个状态形容词的配价成分，是它的补足语。如：

（3）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大宗师》

愦愦然，昏乱不安的样子，作状语。从句意看“愦愦然”是描写主语“彼”的情态，“彼”与“愦愦然”可构成逻辑上的主谓关系。在《庄子》中许多从未充当句子谓语的形容词，就是这样根据语义给它们定价分类的。

2）二价形容词是指能进入以下三种句式的形容词：

句式 A：N_1 + A + 於（乎）+ N_2 ③

“於”“乎”是介词，一般表示引进形容词的另一个配价名词（可有或必有补足语）。从意义上来说，相当于“在……方面”。有时“於”、“乎”后面的 N_2 可以是谓词性成分。如：

（1）彼得全於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达生》

（2）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田子方》

例（1）“全”的必有补足语是“彼”，介词“於”引进可有补足语“酒”，“全”为二价形容词。例（2）“明”、“陋”的必有补足语是“中国之民”，用“乎”分别引进可有补足语“礼义”、“知人心”，“明”、“陋”是二价形容词，“知人心”是谓词性成分。

有时介词“於”、“乎”可以省略。如：

（3）身劳於国而知尽於事。《列御寇》

（4）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天下》

以上两句中“劳”的意义和用法相同，都是二价形容词，但例（3）有介词“於”而例（4）没有。

有时表示范围或对象的介词“於”甚至可以位移至形容词谓语或句子主语之前，构成“N_1 + 於 + N_2 + A ”或“於 + N_2 + N_1 + A ”句式。如：

（5）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於人之心。《山木》

（6）夫或改调一弦，於五音无当也。《徐无鬼》

“於”位于二价形容词“当”前面或后面都可以。甚至有时同一个句子也可以进行上述变换，而不影响句意的表达。如：

（7）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则阳》

→ 孰於其情正，孰於其理偏？④→ 於其情孰正，於其理孰偏？

句式转换后句子基本意思未变，不过介词“乎”没有这种用法。更多的时候，“於”、“乎”相当于介词“比”，引进比较的对象。如：

（8）凡人心险於山川，难於知天。《列御寇》

（9）龟长於蛇。《天下》

“於”表差比，表示必有补足语“人心”、“龟”在程度上重于可有补足语“山川”、“知天”、“蛇”。若换用介词“如”、“若”就表示等比。句式 A 又可变为“N_1 + A + 若（如）+ N_2”，如：

（10）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山木》

（11）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达生》

以上两例“如”、“若”与后面名短语成的介宾短语是形容词的可有补足语。“淡”、“甘”、“大”、“长”为二价形容词。

句式 B：N_1 + A + N_2

上古汉语时一部分形容词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带宾语。直接带宾语的如：

（1）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田子方》

句中“多”、“少”均为二价形容词。

（2）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天道》

“敖”通“傲”，傲慢，是二价形容词，两个配价成分分别是“吾”、“无告”（即孤苦无依的人）。当然更多的形容词是

带使动或意动宾语时用于这种句式,如:

(3)丘少而修学……敢不虚心!《渔父》

(4)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於俗。《渔父》

例(3)句"虚"是使动用法,"虚"的配价成分是"丘"、"心"。例(4)"贵"带意动宾语,其配价成分是"圣人"、"真"。此外还有极个别的为动用法也适宜于这种句式。

(5)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长伤身。《渔父》

句中"下"是形容词为动用法,"下人"即"对人谦下","下"的配价成分是"彼"、"人"。

句式 C: N_1 + A + Q

在这一句式中,Q 代表数量短语。

(1)翼广七尺,目大运寸。《山木》

(2)身长八尺二寸。《盗跖》

(3)且之网得白龟焉,其圆五尺。《外物》

句中的数量短语"七尺"、"二寸"、"五尺"都作补语,都是形容词的配价成分。

以上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庄子》形容词配价的方法和句式,实际上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情况要复杂得多。配价是从静态的角度依据词汇意义来确定的,因此就某个具体形容词而言,其配价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在动态的言语中,由于语法意义以及语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些形容词的配价又会有所变化。张国宪在现代汉语形容词配价研究中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形容词比较义和致使义的产生会导致静态价的形容词出现现实句法中的动态价。[7]

2、形容词的动态价

通过研究《庄子》形容词的配价,我们发现:就上古汉语而言,有三种情况会影响形容词动态价的变化。

第一,用于比较句。本为一价的形容词,用在比较句中就会变为二价形容词。

(1)淖约柔乎刚强。《在宥》

淖约,柔美。"淖"也写作"绰"。介词"乎"表示比较。"柔"本为一价形容词,形容性格柔弱。在该句中它有两个同现成分"绰约"和"刚强",已经变为二价形容词。

第二,形容词带使动宾语时,价量会发生变化。

(2)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庚桑楚》

"谬",错乱,本为一价形容词,在这里是使动用法,"使……错乱"的意思。宾语"心"成了它的另一个必有补足语,因此"谬"成了双价形容词。

第三,形容词带意动宾语时,价量会发生变化。

(3)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天地》

(4)是不是,然不然。《齐物论》

"耻"、"是"、"然"都是一价形容词,在上面的句子里都是双价形容词。例(3)"耻"是"以……为耻",它的两个配价成分是"王德之人"和"通于事";例(4)第一个形容词"是"、"然"带意动宾语,"把……当作对的",在句子中为二价形容词,按照文意,它的配价成分必有补足语"有道之人"隐含了。

值得注意的是:(1)古代汉语中,介宾短语常常作为形容词的配价成分。(2)活用的形容词按现实句子定价。(3)古汉语有许多隐含、省略、"活用"现象,致使形容词的配价比现代汉语更加复杂。其中省略的成分在确定价量时应该根据上下文补出来。如:

(5)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渔父》

形容词"苦"、"劳"的一个配价成分——句子主语"其"(指孔子)在对话中省略,所以"苦"、"劳"是二价形容词。隐含的配价成分也要补出来,如例(3)。有时形容词活用本身也可以作为形容词的配价成分,如:

(6)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寓言》

今译:不发言论则物理自然等同齐一,本来没有差别的加上了主观成见的言论就不齐同了,主观言论加在齐同的真相上便不齐同了。句中加点的形容词"齐"作主语,成为谓语"齐"的配价成分。

3、假借字、多义词的归类以及兼价问题

1)假借字的归类

《庄子》假借(此处假借也指通假)现象不少,对于假借字,其本字若是形容词,我们把它归属于本字所属的类。例如:

(1)光曜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知北游》

"孰"通"熟",仔细。本字"熟"属于形容词,因而我们把"孰"归入状态形容词。

有时同一个字可借为不同的形容词,我们就把它归为不同的类,如:

(2)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齐物论》

"嗛"通"谦",谦虚,逊让。"嗛"归入性质形容词。

(3)口嗛於刍豢醪醴之味。《盗跖》

"嗛"通"慊",快意,满足。"嗛"归入状态形容词。

假借字为形容词,本字不是形容词,不归入形容词。如:

(4)孔子便而待之。《田子方》

"便"本是形容词,在此借为"屏",屏退,动词。这个"便"不归入形容词。

2)多义词的归类

《庄子》形容词一词多义现象主要出现在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中。对于多义词,我们根据其义项的不同,兼顾其语法功能的差异,归入不同的类。如:

(1)家贫居卑,胡不仕乎?《让王》

"卑"有"卑微、低贱"义,在句中只与一个名词性成分同现,为一价性质形容词。但"卑"又有"低"义,与"高"相对。

(2)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下》

"卑"用于比较句中,有两个名词与之同现,"天"、"地"都是它的补足语,"卑"为二价形状形容词。又如"大",有"伟大"义,是性质形容词;又有"体积大"义,是形状形容词。"直"有"正直、直率"义,是性质形容词;又与"曲"相对,是形状形容词。有些形容词兼有一价或二价,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归入不同的类,如"易"作"平坦、平易"义,是一价性质形容词;作"容易、轻易"义时,后面可以带宾语,是二价性

质形容词。

3）兼价问题

上文研究了形容词在句法结构中会形成动态价，也就是说一些本为一价的形容词用于比较句或带有使动、意动宾语时，就会成为二价形容词。我们把它分别归入一价、二价形容词，这样的形容词称为兼价形容词。如：

（1）凡外重者内拙。《达生》

（2）夫子固拙於用大矣。《逍遥游》

例（1）“拙”为一价形容词。例（2）“拙”用于比较句中，是二价形容词。因此“拙”是兼价形容词。

4、关于活用的处理

在甲骨文中，形容词主要用作定语，也用作谓语和状语。到了周代，名词、动词、形容词三大词的语法功能都多样化了，这带来了三类词语法功能的交叉复杂化。[8] 到了战国时期，词类活用现象更普遍、更复杂了。就形容词来说，最突出的就是形容词的使动和意动用法的大量使用，其次是形容词活用作名词。《庄子》一书中这些现象很多。

不管是使动用法还是意动用法，它们都是形容词的临时用法，并没有改变形容词的特点，关键是其词义核心未发生改变，我们还是将它们归为形容词。在这里我们赞同陈克炯的观点，他说：“其实所谓‘活用’恐怕是将现代汉语的词类特征套在古代汉语脖子上的做法。从《左传》形容词的语法功能来看，既然作谓语是其主要功能之一，那么，为什么它后面不可以带宾语呢？应该说它固有的语法特征，并非什么‘活用’，否则就难免犯削足适履之嫌。从而抹杀古代汉语某些词类的固有特征”。[9] 申小龙在《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一书中也阐明了相同的观点：“《左传》形容词述谓的第三个作用是带宾语……现代汉语中形容词也是可以带宾语的。这同古汉语是一脉相承的……不承认形容词带宾语就会混淆形宾同形补的本质区别。”我们也认为形容词可以带宾语，只不过它与动词带宾语时谓语与宾语的语义关系有别而已。动词与后面的宾语一般是动作行为与施事、受事或处所等语义关系，形容词与后面宾语的语义关系一般是性质状态与当事的关系，我们把“使动”和“意动”用法的形容词叫做带使动宾语和带意动宾语的形容词。

形容词“活用”作名词的情况也如此。如：

（1）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渔父》

（2）使人轻乎贵老，而齰其所患。《列御寇》

20 世纪 50 年代许多学者认为例（1）中“长、少”分别指年长的人和年少的人，例（2）中“老”指老人，“长”、“老”、“少”活用为名词。到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认识到作主语、作宾语也是形容词的一种句法功能，从句法和语义两个平面进一步分析了处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形容词，指出了它们在语义平面可以说是“名物化”了，但在句法平面没有“名词化”，并没有转变成名词，仍然是形容词。事实上形容词在上古汉语中就能作主、宾语，并没有名物化成名词。对《庄子》中这种处在主语或宾语位置上的形容词，我们并不认为它们作了名词，仍把它们归入形容词。

5、非谓形容词的归属

如何看待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语法学者们有两种观点：赵元任、朱德熙、黄伯荣、张斌等将非谓形容词单列一类，称为区别词；胡裕树、钱乃荣等则把它作为形容词的一个小类。我们采纳后一种观点，因为上古汉语中，非谓形容词并不发达，为数很少，且与许多形容词一样处于定语或状语的位置。《庄子》的非谓形容词只有“雄/雌”、“上/中/下、觭/偶、良/族”四组，在《庄子》中都是对举使用的。非谓形容词的主要作用在于区别性，为了展示《庄子》形容词的全貌，我们把它们归为性质形容词。

基于以上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我们把《庄子》730 个形容词根据各个形容词意义和语法方面的特点，《庄子》形容词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大类和若干小类。

第一类，性质形容词：指表示人或事物恒常性性质的形容词（263 个）

- 1、一价性质形容词
  - 1.1 表示人的道德品质
    - “博、徹”等表美德共 42 个
    - “暴、鄧”等表恶德共 20 个
  - 1.2 表示事物属性特点
    - “白、聪”等褒义词共 41 个
    - “阿、隩”等中性词共 40 个
    - “驳、谗”等贬义词共 32 个
  - 1.3 非谓形容词　“雄、雌、觭、偶”共 9 个
- 2、二价性质形容词
  - 2.1 表示人的道德品质
    - “爱、诚”等表美德共 13 个
    - “卑、侈”等表恶德共 10 个
  - 2.2 表示事物属性特点
    - “大、富”等褒义词共 20 个
    - “寡、怪”等中性词共 24 个
    - “薄、憯”等贬义词共 12 个

第二类，状态形容词：是表示事物临时性状态的形容词（419 个）

- 1、 单音节
  - 1．1 一价 “闇、败”等 102 个
  - 1．2 二价 “哀、安”等 29 个
- 2、 多音节（均为一价）
  - 2．1 单纯词 “参差、蹩躠、惨怛”等共 44 个
  - 2．2 合成词 “沉屯、谲诡、弔诡”等共 14 个
  - 2．3 重叠词 “宾宾、苍苍、淳淳”等共 54 个
  - 2．4 附加式
    - “謇然、勃然”等带“然”尾共 124 个
    - “謇乎、柄乎”等带“乎”尾共 44 个
    - “荅焉、汇焉”等带“焉”尾共 7 个
    - “晌若”带“若”尾 1 个

第三类，形状形容词：是表示事物可视性形状的形容词(35 个)

1、一价“阨、粗”等 27 个

2、二价“曲、深”等 8 个

第四类，颜色形容词：表示事物颜色的形容词。(均为一价)(13 个)：

白、赤、绀、黑、黄、骊、黔、青、素、玄、缁、朱、紫

注释：

① 20 世纪 40 年代末，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形成了第一个高潮。

② “S”代表主语，“P”代表谓语，“A”代表形容词。

③ 下面句式中的“N”代表名词性成分，Q 代表数量短语。

④ → 表示可以转换。

[参考文献]

[1] 张国宪. 论单价形容词[J]. 语言研究，1995，(1).

[2] 张国宪. 论双价形容词对句法结构的选择[J]. 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95，(3).

[3] 奥田宽. 论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强制性联系和非强制性联系[J]. 南开学报，1982，(3).

[4] 马建忠. 马氏文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4.

[5] 刘 诚，王大年. 语法学[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6] 刘景农. 汉语文言语法[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7] 张国宪. 三价形容词的配价分析与方法思考 [J]. 世界汉语教学，2002，(1).

[8] 郭锡良. 先秦汉构词法的发展[A]. 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94.

[9] 陈克炯. 左传形容词简析[J].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9，(4).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o - ordinate Valence Research and its Method

GAN Fei - zhe，PENG Zai - x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djective part of speech status, the lower pos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o - ordinate valence research theory, from the aspects of significance and grammar we divide 730 adjectives of "Zhuang - zi" into seven kinds which belong to four groups . The basic sentence type of single - valenced adjectives state is "S + PA"; There are three basic sentence type of double - valenced adjectives state: ① N1 + A + yu(hu、ruo、ru) + N2 ② N1 + A + N2 ③ N1 + A + Q

Key words: Zhuangzi; adjective, the theory of adjective valenced; sentence pattern